



江湖血

歐陽飛

中原农民出版社

江湖血

欧阳飞飞

上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少侠石中玉和母亲为逃避追杀，挟其父留物灵台宝盒逃亡至边 荒漠。但是，三手神剑、七绝真人等武林人仍紧追不舍，结果其母遭劫难，自己落入千年古洞。无意之中得到了正邪两派的武林秘诀，又吞食了灵芝，于是功力大增，威震江湖。此时武林界误传纷纷，将他视为恶人百变天蜈的弟子，武林豪杰屡屡向他攻击，又欲夺其灵台宝盒。但石少侠不畏强暴，不为名利，在多次除邪扶正的格斗中，明白了善与恶，并亲手除掉了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煞星百变天蜈，解除了误会。

书中穿插描写了石少侠和莫愁女及江湖儿女众多的爱情场面，演出了一幕幕儿女情长的缠绵而动人的故事，并涉及到少林、武当、灵台、金蜈、昆仑等武林门派的恩怨。结构宏伟，描写生动，可读性极强。

目 录

第一章	龙吟虎啸起狂涛	1
第二章	人心不足蛇吞象	44
第三章	花国浪蝶来寻仇	87
第四章	恩将仇报小人心	126
第五章	月下神女到玄门	168
第六章	宇宙神龙闯江湖	211
第七章	青灯难伴寂寞人	252
第八章	七步高手穿肠砂	293
第九章	自古多情空遗恨	334
第十章	武林尸骨江湖血	375
第十一章	鬼书生灵台探秘	416
第十二章	父子重逢恍如梦	457
第十三章	三竿一指千条袋	498

第十四章	人生际遇变无常	539
第十五章	王母秘辛动人心	580
第十六章	不是猛龙不过江	619
第十七章	胡雁哀鸣夜夜飞	660
第十八章	元凶授首恩仇了	703

第一章 龙吟虎啸起狂涛

云雾迷漫天地恨，

狂涛难洗古今愁。

大漠烟沙黯无色，

人心不古道义绝。

武林尸骨江湖血，

一代英雄平浩劫。

张沉的大地，灰暗的苍穹。

狂风像野马般呼啸奔腾着。

大漠一望无际，满目荒凉恐怖。

血，一滴，一滴……

象二条血蛇一般，蜿蜒伸展至大漠的中心。血迹的尽头，隐隐有二团黑影在蠕蠕向前移动，不知是人还是负伤而逃的野兽？

倏地——

又一条黑影，宛似一缕青烟划过草原，直奔向大漠。当他发现黄褐色的沙地上斑斑血迹时，蓦然身法一停，大鸟般降下地来，敢情他的肋下尚有两片薄得如同蝉翼的翅膀，无怪乎身法如此快捷。

此人循着那条血迹，仔细察看了一番，忽地仰天发出一声怪啸，声如夜枭，尖锐阴森，犹如一条钢丝，直抛入云霄。

他发出这声怪啸后不久，东南两方，立即传来二声回应。接着两团黑影闪电般循声射了过来，眨眨眼已到面前，竟是一个红发披肩的丑恶藏妇，和一个满面沉鸢的老者。

“此间已发现血迹，逃犯只怕就在前面了。”

沉鸢老者阴森森的道：“我们快追，如果让别人先行得手，荒漠三雄以后就别想在江湖上混了。”

话落人已当先腾空拔起，疾如箭似的向前射去，那个肋有蝉翼的怪人，也桀桀一阵怪笑……

这三入久居大漠，号称荒漠三怪。肋披蝉翼者外号阴山鹏，沉鸢老者外号瀚海蛟，红发藏妇名叫红发姣女，都是江湖人人头痛的魔头。

三人急赶了一阵，业已赶上侧面那两团蠕动的黑影，阴山鹏蓦发一阵阴森怪笑，肋下薄翼连震，只几个起落，便已超出了那黑影，将他去路挡住。

此时两团蠕蠕而动的黑影，刚刚抵达一座削峰之下，蓦见前路被阻，忽然脚步一停。淡淡星光下，已可清楚认出，那是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美妇人，和一个十三岁的少

年。

美妇人忽地一回身，铮的将背上长剑撤下，静以待变。

阴山鹏鸱眼一翻，阴森森的道：“你若惜命，就快把东西交给老夫，荒漠三雄保证不伤你毫发。”

美妇人一听荒漠三怪之名，心头暗觉吃惊不已，故作不解的道：“象我这落难之人，除了换洗衣服之外，仅只一些散碎银子，谅来不值你们一顾，此外没有别的东西可资奉赠。”

“嘿，嘿，事到如今你还装蒜？”

红发姹女性子最急，陡的往前一趋身道：“老大，快下手吧，何必和她噜嗦。”

阴山鹏鸱嘿一陈冷笑，脚步已缓缓向前趋近。

美妇人右臂已被刀伤，因为急着逃跑，连伤都不及裹，以致半边罗衫都染成了红色，却仍然咬牙支撑，改用左手执剑。他一见阴山鹏等分三面逼了上来，不由惨笑一声道：“想不到我无双女燕玉娇今晚竟然葬身在这里。”

扭头又对身旁那少年悄声道：“我们母子二人绝不能同时葬身荒漠，等会妈妈和他们动手时，你可即速突围，赶去盐池见你舅舅沙漠客。”

少年目泛泪光悲声道：“不，我不能丢开妈妈一人而去。”

美妇人粉脸一寒，轻叱道：“你竟不听妈妈的话？”

“我……”

少年一脸泪痕，铮然撤出一支短剑来，方待解说几句，却被阴山鹏的一阵怪笑打断，原来他已趋身到美妇人身前不及一丈的地方站住。

美妇人猛的一声娇喝道：“玉儿记住妈妈刚才说的话。”

话落震腕一剑攻出，森森剑气，直射阴山鹏的前胸。

阴山鹏嘿嘿狞笑道：“你还想挣扎么？就死得更快！”

举掌轻轻一挥，一股疾风骤荡，震得美妇人踉跄连退几步。她不仅右臂受有刀伤，同时内伤也极为严重，刚才猛的一提真力，伤口之内已汨汨沁出血来，顺着垂下的右臂滴落地面。

但她仍然咬牙切齿，轻咳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挣扎着正待再度前攻。

蓦地——一声凄厉怪啸划空传来，美妇人一闻这怪啸之声，心神竟大受震荡，身形连晃了几晃，几乎摔倒，心头暗骇道：“这人好深湛的内力啊！”

转念之间，啸声业已渐近，远远就象一道黑烟般，眨眨眼业已到了面前，竟是一个身穿庞大黑袍的老者。

这老者不但装束怪异，而且行动疾若飘风，远看活象一团随风飘浮的黑雾，轻轻落在了一块尖削的怪石之上。

荒漠三怪一见此人来到，脸上顿出惊容，相互暗中打了一个手式，分出二人对他采取了监视之势。

老者半眯着一双绿光闪射的眸子，直如未觉一般，阴恻恻地笑道：“夫人原来在这里，倒让老夫空跑了许多冤枉路。”

美妇人的一口真气仅能保持身形不坠，那敢开口说话。

红发姪女忽地一声喝道：“尊驾来意如何？请快说明。”

老者连理都没有理睬，继续又道：“夫人这般天涯亡命，

终非了局，若肯依我七绝真人的话，倒有一个两全的办法。”

忽然一人接口朗笑道：“阁下武功虽还过得去，只怕难保这个险吧？”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场中又多了一个身穿大红袍的桔皮脸老者，后面还跟了四个身披红色英雄氅的壮健少年。

七绝真人斜睨了他一眼，仰天大笑道：“江湖人人都对你烈焰神君退让三分，须知七绝真人并不惧你。”

烈焰神君桀桀狞笑道：“今晚我们走着瞧。”

红发姹女见他俩只顾斗嘴，竟不理她的问话，不禁大怒，蓦地趋近七绝真人身前道：“阁下何故不答我的话，莫非荒漠三雄不堪承教？”

七绝真人冷冷瞥了她一眼，仰天笑道：“今晚之事，不是口上可以解决的，咱们是鹿死谁手各凭技艺。”

红发姹女气呼呼地还待顶他几句，却被瀚海蛟摇手止住，阴森森地接口道：“阁下说得对，咱们走着瞧。”

转身便向美妇人走去。

可是，烈焰神君的部下们，早已对美妇人母子采取了围攻态势。

同时，场中又陆续赶到了许多武林人，内中包括蛮荒一奇郭澄，三手神剑蒋之涣等许多武林高手，一个个虎视眈眈跃跃欲动。

这一来，荒漠三奇和烈焰神君也不敢冒然出手了。他们深知，只要任何人出手攻击美妇人，必将遭遇群雄的围攻，于是，一齐僵在那里。

这美妇人到底是谁？她怀中究竟携带着什么东西，值得这许多成名的江湖人千里追踪，只有她自己和追踪的人明白。

这时她明白逃也没有用了，反而镇定地迎着群雄走去，满面凄容的道：“拙夫业已失踪，诸位何以苦苦逼迫一个弱女子？”

七绝真人阴恻恻地接口道：“你只须说出你丈夫武陵狂客的下落，便没有你的事。”

“他现在何处，妾身委实不知。”

“那么灵台宝盒在你身上？”美妇人心灵一震，表面仍极镇定的道：“妾身不知什么叫做灵台宝盒。”

七绝真人面容一寒，发出一陈冷笑。

这时刻，峰下聚集的江湖人，已越来越多。突然，人群中响起一声暴喝，二条人影快逾电掣的扑向美妇人母子，七绝真人怒喝一声道：“找死！”大袖一拂，发出一陈冷森森的阴柔潜力，来人就和断线风筝一般，狂号一声，翻出一丈多远，倒地死去。

就在那二条人影扑向美妇人的同时，红发姹女和瀚海蛟也已双双发难，疾扑美妇人。美妇人玉掌疾挥，从极怪异的角度下，电疾的拍出二掌。

砰，蓬一阵暴响，红发姹女和瀚海蛟同时被震退二步。但她自己却身不由主地连退了四五步，鲜血直从樱唇内喷溢出来。

七绝真人象一团黑雾般飘身落在她身前，厉喝道：“谁再

对她妄自攻击，便是我七绝真人的生死对头。”

七绝真人江湖有名的阴毒凶狠，此时忽然挺身而出，倒确实震慑住了不少人。

瀚海蛟忽地往前一趋身，冷冷道：“七绝真人，你可知众怒难犯么？如果你再这般一手包揽，只怕连几根老骨头也将送在荒漠。”

七绝真人面容微变冷森森地道：“你是否不服气？”

“哈哈，岂只是荒漠三雄不答应，恐怕不答应的人还多得很呢？”

三手神剑蒋之焕，陡的撤剑纵身跃前，沉声喝道：“令兄的话说得一点不错，今天任何人若想维护武陵狂客之妻，他自己的死期也将不远。”

七绝真人仰面狂笑道：“是么？本人倒有点不信呢？”

“不信咱们走着瞧。”

青芒暴射中，三手神剑忽的震腕一剑攻出，他是江湖有名的剑术名家，出剑快捷辛辣，其势尤若一道飞虹。

七绝真人怒哼一声，单掌一穿，虚空斜划而出，一阵嘶嘶怪啸声起，潜力云涌澎湃，直卷过去。

剑光闪烁中，三手神剑硬生生被那道奇猛掌力逼退三步。

荒漠三怪红发姹女，瀚海蛟，阴山鹏早趁这空隙扑向美妇人母子。

美妇女强提一口真气，把心一横，长剑抖起一团斗大的剑花，分袭三怪。她在江湖也可算是一流高手，此时情急拼

命，不先行救招，却使出两败俱伤的打法，攻向敌方。

荒漠三怪虽可一举手将她打倒，但自己也势必被剑伤，没奈何猛的一撤身，暴退五尺。

就这当儿，美妇人的身后陡起一声惊呼，接着一个冷冰冰的口音，沉声喝道：“你若再行顽抗，我先要他的命。”

美妇人身形罗旋般扭转，妙目一瞥之下，花容骤变。原来蛮荒一奇竟悄悄将那小男孩的脉门扣住，一只巨灵掌端端正正印在他命门之上，只须掌心略一吐劲，便可将他伤在掌下。

她心里一急之下，哇的一口鲜血喷出，沙哑声音，悲喊道：“蛮荒一奇，你若动他一根汗毛，我就和你拼了。”

蛮荒一奇阴阴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伤他性命，我只希望将他换取一件东西。”

此时七绝真人和三手神剑业已停止了打斗，双双纵身跃近蛮荒一奇，大喝道：“蛮荒一奇，你用这种卑污手段，企图夺得灵台宝盒，不怕天下人耻笑么？”

“嘿嘿，你们这许多成名人物，意图威迫一个女人，不见得就比老夫光彩。”

七绝真人杀机满面的嘿嘿一阵冷笑，身上隐约透出一重黑雾。美妇人深怕他施展出震慑江湖的九幽轮回掌，赶紧一飘身，遮在蛮荒一奇身前，凄声吼道：“你们无非是要那劳什么的盒子，我答应给你们，但不能伤着我的孩子。”

蛮荒一奇急急接口道：“夫人，可别忘了把东西交给我。”

美妇人秀眉一竖，但又极力忍耐下去，恨声一叹道：“一

一切都依你，总有一天我无双女燕玉娇会找你们算帐。”

“嘿嘿嘿，蛮荒一奇随时候教。”

小男孩忽然趁蛮荒一奇说话疏神之际，用力一挣，高声喊道：“妈，什么东西都不要给他们，我不怕他。”

蛮荒一奇猛的手一紧，嘿嘿狞笑道：“小子，你以为老夫不敢杀你？”

他这一紧已用上了二三成真力，直痛得那孩子额上汗珠直冒，泪水止不住直滚下来。但他仍极力忍住眼泪，倔强地叫道：“我石中玉年纪虽小，却绝不怕死，你尽管下手好了。”

美妇人眼看爱子受制于人，怕他真个遭到毒手，迅速从怀中取一个紫檀木的小方盒来，悬空一扬，凄厉地尖声吼道：“蛮荒一奇，东西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先放人。”

蛮荒一奇尚未及答话，十几条人影，业已从四面八方射去，美妇人一惊之下，震腕连发三剑，一阵青芒闪耀，迅在身前撒下一片剑山。

这些人都是武林中数得上的高手，他们都对方盒势在必得，一阵暴喝声起，掌风拳影，就如泰山一般攻了上来。

嗡然一声，长剑被直封开去，美妇人步履踉跄，连退五步，鲜血直从樱唇中喷溢出来。

七绝真人嘿嘿一阵狞笑，纵身直向她手中的木盒抓去，阴山鹏疾如一支脱箭，嗖的也从侧里扑来。

美妇人猛的一咬牙，翻腕拍出一掌，同时将盒子猛向蛮荒一奇一掷，唾声吼道：“接住，可别忘了放我的孩子。”

嘭！两股掌风接实下，她已被七绝真人的九幽轮回掌，

震得口喷鲜血，仰面跌坐地下，昏厥过去。

而场中群雄就象飞蝗一般，嗖，嗖，齐向空中的木盒射去。

就在场中一片混乱之际，半空忽走一阵阴森怪笑。一条硕长身影，以超人快速，由岩上飞下，悬空只一攫，便已将木盒捞到手中，飘身便向美妇人身旁落去。

七绝真人大喝一声道：“朋友，有那么便宜的事么？”

大袖一丢，业已快速无比的连发二掌。

三手神剑蒋之涣，剑若长虹横空，也在同一时间内拦腰卷到。

来人在两方凌厉攻势下，嘿嘿冷笑一声，反手一拂，化解了七绝真人的掌风，左臂一圈，大袖拂起一道劲风，把三手神剑的长剑严得嗡的直弹回去，就势一弯腰，把美妇人扶起，呼声腾空七八丈高，疾如飞矢的向峰侧射去，眨眨眼已失去了踪影。

端的来去如风，捷逾奔电，而且功力深不可测，七绝真人以七成功力发出的掌劲，竟被他这式反拍之力，震得血翻气涌，连连后退，三手神剑蒋之涣不自主的也被震退五步。

这原是瞬间间事，当七绝真人和三手神剑发动攻势时，群雄也已纷纷赶到，但都扑了一个空。

于是，一齐怒吼着，遥向来人背影追去。

蛮荒一奇眼看到将到手的東西，不料中途被人夺去，气得他怒吼一声，抖手一丢，把那小男孩象弹丸一般摔向了山沟，随即一纵身，也向来人背影疾追而去。

刹那间，峰下所聚集的江湖人，都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几具狰狞的尸体，仰卧在漫漫黄沙里。

狂风仍在呼啸着，秃峰下已是一片死寂。

石中玉被蛮荒一奇一抖之力，震得身如弹丸一般向山沟落去，昏迷中忽觉身子一轻，竟被一股奇寒蚀骨的力道，卷得禁不住向峰下的一个黑洞中滚去，翻翻滚滚，也不知过了多久，忽觉身上一阵炎热，竟然停止不动了。

他原被那股奇寒的力道，刮得他半昏迷状态，经这热力一炙，立时清醒，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已置身在一片赤红色的岩石之上，离身前不到三尺的地方，有一团黑龙似的黑风，滚滚翻翻，不停地刮。

他这时只觉全身火也似的滚烫，屁股下更是烫得发烧，用手一摸，原来那片红岩竟是热的，赶紧立起身来，摸索着向前走。不料越往里走，越觉得热得难耐，心里不由暗惊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怎么这样热？”

思忖间，业已走到了一处钟乳林立的洞穴中，蓦地一阵震耳的轰隆声响，一条宽有丈余的火舌，直从一个洞中喷射出来，声势骇人之极。

就在火舌喷出的同时，那条墨龙也似的风柱，立时如万壑归流般直向火口射去，刹时火舌便压下，只剩一点暗绿色的光焰，照得洞内一片碧色。

他原是小孩心性，几曾见过这种奇景，禁不住拔步便向洞口走去。虽然此时火势已被那墨龙压住，离洞穴口二丈以

内，仍然炙得皮肤疼痛不已，身上热汗直流。但他被好奇心所驱使，仍然试探着往前走。

只见洞口的四周，石块尽呈赤红色。赫然在石隙之中，竟有一支长有尺余，通体透明殷红的灵芝。他并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只觉这红玻璃般的東西可愛已極，立時忍着炙熱，上前伸手將它拔了下來。

那知灵芝一经拔起，根下立时点点滴滴，滴出许多乳汽似的雪白浓液来，阵阵清香，直沁入鼻孔。他已经一天没有进饮食了，口中干渴不已，一嗅到这股清香气息，头脑顿觉一清，思忖道：“莫非这东西可以吃？”

当下试深着把灵芝往嘴里一吮，竟然香甜无比，刹那便被他把汁水吸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层蝉蛻也似的硬壳，遂顺手把它放进怀内。

这时，洞内隆隆之声又起，那条墨龙的颜色已经渐淡，黯绿色的火焰也已渐呈红色。洞内热度顿高，已经无法再行存身了，他慌慌退出洞来。

只听轰隆隆、一阵震石欲聋的大爆响，跟着异声大作，整个的地洞象要倒塌般，不断地震动起来。同时，一股澈骨的寒气，陡从两壁冒起，汇成一股力量奇猛的寒风，呼呼轰轰，挟着倒山排海之势，顺着通道呼呼卷来。

他心慌意乱地拼命往前奔跑，但风势何等快速，跑不到二三十步，那股狂风业已离身后不远，知道再跑已是不及，赶紧一侧身，抱住了岩壁上的一块岩石。

只觉呼呼轰轰一阵巨响，寒飈业已掠身而过，顿时全身